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六十八回 躺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書安求生

且說東方亮正在後院找徐良，忽聽婆子說已經拿住。眾賊聞聽，無不歡喜，俱奔紅翠園而來。就見金仙、玉仙、路素貞全都出來迎接。東方亮、東方清過來見兩個妹子，金仙、玉仙與兩個哥哥道了萬福。東方亮就問：「妹子，是怎樣把他拿住的？」玉仙就把方才之事，說了一遍，未了說：「現在扔在兵器房屋內那躺箱之中。說起來，他是路大姐姐的仇人，我們剛才要殺，就聽前邊大眾嚷說『拿白眉毛』。我們倒沒殺他，等著哥哥，告訴告訴你們，因為何故拿他？」東方亮就把大眾所說徐良作的那些事情對著姑娘說了一遍。玉仙說：「這可是實在可惱。哥哥還是拉在前邊殺他，還是在後面殺他？」那火判官周龍、張大連、皮虎一齊說：「大哥，咱們前面殺罷，每人剝他幾刀，也出出氣，要是妹子氣不出，先教妹子剝他幾刀，然後拉在前邊去。可有一件，別教妹子把他剝死方好。」東方亮說：「這也是個主意。妹子你氣不出，先把他剝幾刀，可別把他剝死。」玉仙說：「我們倒沒有什麼氣不出的事情，倒是路大姊姊有氣，教她剝他幾刀罷。」素貞說：「我也不用剝了，教大哥拉過去罷。」東方亮說：「你們全不剝了？」一回頭叫來四個打更的，找來一根槓子，眾人也就不必進去，就是東方亮帶著四個抬人的同著三個姑娘進了院子，直奔西屋而來。玉仙一瞅，西屋燈燭俱都滅了，回頭就問婆子：「這屋裡燈怎麼全都滅了？」婆子說：「我們跟著小姐，迎接大太爺去了，怎麼滅了可不曉得。」玉仙叫：「小翠，小翠哪！叫了兩聲，不見答應。玉仙說：「這孩子又睡著了。除了困，沒有別的能耐了，這個是捆著在箱子內，要不然，這個人跑了，她還不知道哪。」叫婆子掌燈，小紅先就進去，要把小翠叫醒，怕她挨打。小紅剛一進屋中，撲咚一聲，燈籠也就滅了。金仙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啦？」小紅說：「我小翠妹子在當道地上睡著了，把我絆了一個筋斗，燈也滅了。」婆子掌燈進屋一看，說：「大太爺，可了不得了，小翠被人殺了。」東方亮一聽此言，說：「妹子，別不好罷？」大家往屋中亂跑，先奔到箱子那裡把箱蓋一揭，打算伸手把徐良提將出來，再看箱內空空，山西雁蹤跡不見。當時玉仙、金仙心中難過，捆著放在箱裡怎麼還跑了呢？第一對不起路素貞誇獎了半天，只不知他是怎麼遁去的，並且殺死丫鬢，更透著奇怪了，莫不成他還有伙計？正想到這裡，玉仙說：「我瞧瞧刀去罷。」說畢，往屋中就跑，至屋內一看，壁上那口大環刀蹤跡不見。玉仙說：「你們各處地方搜尋搜尋罷，刀也沒有了。」伏地君王立刻轉身出了門外，與大眾一商量，重新又點燈火，拿單刀鐵尺。姑娘們看他們去後，立刻吩咐婆子往前邊要了一口棺木，把小翠裝殮起來，抬在外面、等天明瞭再埋。伏地君王把他這一個花園各處搜到，蹤跡全無。你道這山西雁地遁了不成？皆因徐良這一被捉，叫人捆上放在箱子之內，不用說殺，就是這一悶，工夫一大，就得悶死。自己也就把死活扔在肚腹之外。不料在箱子裡面不大的時候，就見那箱蓋忽然一開，有人伸手一揪自己的手，看見有一口明晃晃的鋼刀。自己就把雙睛一閉等死，不料蹭的一聲把繩子給他割斷，又將箱子復又蓋上。徐良納悶這是救我來了罷？自己一挺身，用手把箱蓋往上一托，一看屋中黑洞洞，並無燈火，又一看，迎門那裡躺著一個女眷，一縱身躡過去一看，是個丫鬢被殺。徐良實在納悶，這是什麼人？救了我的命還殺死了丫鬢。按說活命之恩，我上哪裡與人家道勞去！我先走要緊，又一想把大環刀也丟了。出房門到了院內，自己得了活命，又思念自己寶物。又想，沒有這口刀，回去怎麼見老兄弟去？人家要來與我巡風，我一定不教他來。再說寶物得而復失，大大不利。正要到上房屋中探探，又聽見她們在那屋裏正講論此事。又一想，她們那個鏈子錘，我就打不得，又添上一個會使手帕的，我手內又沒有兵器。正在猶豫，忽聽屋中三個姑娘說要出來殺自己，又見南邊火光冲天，眾人嚷道：「捉拿老西！」自己一想，不好，三六著，走為上策。躡出南牆，一直往西，過了兩段界牆，直奔城牆，到了翻板那裡就掏首練索往城上一抖，上面抓頭抓住城牆，倒繩而上，至外邊，也是用抓頭抓住，倒繩而下。往前走著，心中難過，勝敗倒是常書，輸給這個丫頭也不以為恥，無奈丟了這口大環刀，自己越想心中越悶。忽見前邊一個黑影兒一晃，徐良看見就知是個人，撒腿就追，眼看著這個影兒直奔五里新街去了，徐良心想，大概準是艾虎兄弟跟我來了，這一來我更對不起他了。自己沒追上那個黑影兒，進了五里新街就不好找了，徐良也就慢慢回店，到了店外，繞在西邊躍牆而入，就是他們那個跨院。至裡面剛一啟簾，艾虎、盧珍起身迎接二哥。韓天錦早就睡了。

艾虎把衣服與三哥拿過來，讓三哥脫下夜行衣，換下白晝服色，就問三哥探團城子事情怎麼樣了？徐良說：「老兄弟，你不要明知故問了，是你不是罷？」艾虎說：「什麼是我不是我呀！你在團城子，我在這裡，我怎麼是明知故問？」徐良說：「老兄弟，你說實話，到底是你不是我？」艾虎說：「我實是沒出店，要不信你問四哥，我連房門也沒出去。」徐良一聽，把腳一跺，一聲長歎，說：「賢弟，三哥活不成的了。」盧珍問什麼緣故，徐良就把被捉丟刀，幾乎廢命，不曉是什麼人殺死丫鬢，給他斷了綁繩，出來再找，蹤跡不見，又見三個姑娘出來要殺他，又聽前邊眾賊找他，一著急躍牆而逃等情節說了一遍，說：「走到五里新街，見前邊有一個人飛跑，我料著必是你。」艾虎一聽，也是倒吸了一口涼氣。盧珍與艾虎一齊說道：「三哥不要著急，待明日晚間我衍兩個人上團城子走一趟，至裡面打聽打聽你這口刀的下落，有了便罷，若沒有，你先使我這口七寶刀。」徐良說：「那如何使得。明天晚上還是我去，找不著我這口大環刀，我絕不活了。」艾虎說：「那是何苦，咱們大家尋找，沒有找不著的。再說你提的這兩個丫頭，怎麼有這樣大的本領？」徐良說：「你沒見過那兩根鏈子的傢伙，咱們空有寶刀，就是那精細的鏈子都磕不動，也不知是什麼緣故。」艾虎說：「我明日晚間定要去領教領教。」徐良說：「我這刀既然磕不動，你那口刀也是如此，不用打算給他磕斷。事已如此，天明再議論罷。」天已不早，三位歇覺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早晨起來，店家打面水淨面已畢，徐良仍然頭朝裡睡覺去了。到吃早飯時節，山西雁連飯都沒吃，淨是睡覺。天有晌午之時，小義士把他拉起來，說：「三哥，你不是說展大叔看看快到了麼？咱們何不找尋尋去，瞧他來了沒有。」徐良這才起來，教他吃東西，他也不吃，自己一人就出店去了。這五里新街，由西往東，人煙稠密，來來往往，盡是些做買賣之人。忽見路南有一座酒店，藍匾金字，上寫美珍樓，是新開的買賣。徐良一想，可惜自己不吃酒，要是好喝，到此處吃會子酒，倒有個意思。過了美珍樓，往東走至東邊路北，見有一座大店，是三元店，大門開著一扇，關著一扇，往裡瞧了一瞧，見裡面冷冷清清，自己就進了這店，見上房門俱都關閉，上屋台階上坐著兩個伙計。徐良走進店來，伙計打量徐良這個形象與吊死鬼一樣，二人暗笑，隨即問道：「你是找誰？」徐良說：「我要住店。」伙計說：「沒有房子。」徐良問：「沒有房子，這是什麼？」伙計說：「全有人住著呢。」徐良問：「人都往哪裡去了？」伙計說：「全都出去了。」徐良說：「真巧，全出去了。」轉身往外一走。兩個伙計對說，這小子這個樣，準是奸細！徐良一聽那兩個人說自己像奸細，一轉身回頭就問：「你們兩個說誰是奸細？要向著你們叔伯也是這樣的說話麼？」那兩個哪肯答應，說：「老西你嘴可要乾淨些個，我們在這裡說我們的話，你因什麼事情挑眼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前來找店，你們口出不遜。找你們掌櫃的烏八的來問問，這是什麼買賣規矩？」那二人說：「老西你嘴可要乾淨著，不然我們可真要揍了。」徐良說：「你也配。」那個伙計不知道徐良的厲害，用左手一晃，右手就是一拳。徐良一刁他的裡腕子，一抬腿那伙計撲咚一聲摔倒在地。這個復又過來，用了個窩手炮，照舊被徐良一腿踢倒。那人一嚷，從後面出來數個人。那人說：「這是個賊，偷咱們來了。」眾人一齊動手，七手八腳，抱腰的，扳腿的，揪胳膊的。徐良使了個掃堂腿，這些人轉眼間東倒西歪，也有躺下的，也有帶傷的，也有折了胳膊的，大家一片亂嚷。忽然間，由東邊四扇屏風門內躡出兩個人來，一伸手就把徐良揪住。說：「你好生大膽，要是打，咱們較量。」山西雁一看這兩個人，吃驚非小。要問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